

故乡天下黄花

刘震云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刘震云



1949-2009
共和国作家文库

目录

第一部分

村长的谋杀 /3

民国初年

第二部分

鬼子来了 /83

一九四〇年

第三部分

翻身 /161

一九四九年

第四部分

文化 /237

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

此书献给我的外祖母

第一部分

村长的谋杀

民国初年

一

腊月初四夜里，村长孙殿元被人勒死在村西一座土窑里。令人感到可气的是，凶手在勒死孙村长以后，还不慌不忙蹲在土窑里吃了一阵烤红薯。因为在孙村长尸首旁边，留着一堆红薯皮。副村长路黑小说：

“勒死人还吃红薯，不是土匪是什么！”

村丁冯尾巴说：

“不会是少东家想不开，自己上吊的吧？”

路黑小瞪了他一眼：

“土窑里能上吊？你上一个我看一看！现在土匪恁多，可是不敢大意！”

孙村长的父亲孙老元拄着拐棍来到土窑里，路黑小指着红薯皮说：

“老叔，看这红薯皮！”

孙老元一见儿子的尸首，泪登时就下来了，顿着拐棍说：

“我家人老几辈，没干过亏心事！”

孙村长有两个老婆。大老婆三十五岁，小老婆十八岁。大老婆一见尸首，扑上去就哭；小老婆一见尸首，扭身就往家跑，去收拾自己的包袱细软。平日大老婆表现不好，在家里摔盆打碗，小老婆见人先笑。现在一到关键时候，就把人考验出来了。孙老元又顿着

拐棍说：

“还是老大好，还是老大好！”

孙村长享年三十二岁。

孙村长的尸首被抬回村以后，停放在他家西厢院里。这里是孙村长生前办公的地方，门口挂着“马村村公所”的牌子。村里办公一直没个正经地方，孙村长就在家挂牌办公。村里发生纠纷，原告、被告就到这所房子来说理。双方各出五斤白面，由村丁冯尾巴烙成热饼，村长、副村长、各姓族长吃了热饼再说理。烙饼的大锅，还在院子里支着。夏秋两季收田赋、过兵派伏派牲口、县上募丁、招待上头来的公差，也都在这所房子里。现在这里成了孙村长的灵堂。门上蒙着烧纸，院子里有两个木匠在“噼里啪啦”做棺材。

棺材做好以后，孙村长入了殓。他惟一的儿子孙屎根（八岁），头上勒条白布，身上穿着孝衣，跪在棺材前，族内后辈分跪在棺材两边，开始接受人们的吊唁。副村长路黑小头上也拴条白布，站在门口喊丧。吊丧的人一来，路黑小就扯着嗓子喊：

“有客奠了！”

“奏乐！”

“烧张纸！”

“送孝布一块！”

路黑小一喊，院外一桌响器就奏乐，棺材两旁的后辈就伏下身子哭，吊丧的人开始在棺材前跪拜，村丁冯尾巴马上跑到棺材前烧张纸。吊丧完毕，孙村长八岁的儿子孙屎根爬起来，走到门口，双腿跪下，头上举一个托盘，向奠客送上一块孝布。

村长死了，村里人都来吊唁。纸不断地烧，院子里烟气滚滚，像着了大火。

老掌柜孙老元也来吊唁儿子。他顿着拐棍来到院子里说：

“先死为大，殿元，我也给你磕个头吧！”

说着，趴到地上磕了一个头。

路黑小见老掌柜磕头，也撅着屁股磕了一个头。

村中另一个大户李老喜也来吊唁。李老喜一来，村中其他来吊唁的闲杂人等、娘儿们小孩纷纷后撤。李老喜头戴瓜皮帽，身穿黑布马褂，手里攥着一条毛巾，他家伙计抬着一个黑食盒子。食盒子打开，里边是八个祭菜，一篮子蒸馍。食盒子孙家伙计接过，将菜和蒸馍摆在灵前，纸烧上，孝子伏下身哭，响器奏乐，李老喜开始对着棺材行礼。他先举冠，撤右腿跪下，左腿再跪下，一起一伏，规规矩矩磕了四个头，站起来，用手巾擦眼睛。退出屋，接过孙屎根献上的一块宽面孝布，转过身对孙老元拱拱手：

“老元，没想到侄子……事情过去以后，到我家里去散散心！”

孙老元拱拱手，说了一句“老喜……”便哽咽着说不出话来。孙老元今年五十五岁，李老喜大他两岁。两人拱过手，李老喜由孙老元的本家侄子孙毛旦送到门外，又拱了一回手，带着自家伙计，骑上驴走了。

奠了两天，村里村外的奠客，都奠得差不多了。令人感到愤怒的是，孙村长两个老婆的娘家，都没有来奠。大老婆的娘家没来可以原谅，孙村长生前曾与她家闹过矛盾，有一年春节到她家串亲，因为一盅酒的喝法，打过老丈人一巴掌，两家断绝了来往；小老婆娘家是佃户，孙村长生前对她家多有照应，曾让人赶着大车到她家帮助拉过盐，后来又帮助他们开了个饭馆，现在人死了，连面都不照。孙村长的本家兄弟孙毛旦负责丧事的外围事情，就对孙老元说：

“小老婆她爹不通人性，老叔，你发一句话，我带两个村丁去开导开导他！”

孙老元说：

“毛旦，现在殿元停尸在地，发送没有发送，凶手没有下落，还开导他干什么！”

腊八这天，县上司法科来了三个人，调查孙村长被杀事件。为首一个姓马的股长，下边两个股员。老马过去在县竹业社破竹篾，

去年他姐夫调到这个县当司法科科长，他便到司法科当股长。下边一个股员年龄大些，五十多岁；一个年纪轻些，二十多岁。三个人在孙村长家里吃过腊八粥，吸了几袋烟，便由孙毛旦陪同，察看了一下已经入殓的孙村长，又到村西察看了一下土窑，便又回到孙村长家吃酒。老马对坐在上首的孙老元说：

“老叔，已经查过了，孙村长真是被麻绳勒死的！”

孙毛旦性子急些，接上去说：

“勒死谁不知道是勒死的？问题是谁把我哥勒死的，老马，你得捉住他！”

老马看孙毛旦这么说话，心里有些不高兴，吸着水烟说：

“捉住是要捉住，但捉一个人是说话的？你兄弟本事大，我老马没来，不是你也没捉住他？”

这时陪客的副村长路黑小说：

“老马，要考虑就往土匪窝里考虑，看那窑里的红薯皮！”

老马又瞪了路黑小一眼：

“有红薯皮也不一定是土匪，有土匪也不一定非有红薯皮！”

然后将脸转向孙老元：

“老叔，我知道我本事不大，吃这碗饭有些勉强。但我劝老叔还是想一想，孙村长有哪些仇人。想出来，让人到县里告诉我，我就不信抓不住他！”

说完，不理别人，独自吸了两袋烟，就带着两个股员回去了。来时是孙老元派马车接他们，走时又用马车把他们送了回去。一人还送给他们几个夹肉蒸馍。老马这时倒有些不好意思，说：

“还拿蒸馍干什么，净麻烦你们了！”

马车一开，孙毛旦骂道：

“这个鸡巴老马，接他来干什么！他就会拿蒸馍！”

腊月初十，孙村长出殡。出完殡，散了客人，已是晚上。副村长路黑小在院子里帮助伙伙收拾剩下的杂菜，大老婆在她房里搂着

儿子孙屎根低声啼哭，这时老掌柜孙老元突然一阵心火上来，抖着身子咳嗽起来。本家侄子孙毛旦扶他到屋里躺下，这时家里喂牲口的老冯走进来，垂手站在地下。孙老元咳嗽完问他：

“老冯，你怎么啦？”

老冯上前说：“老掌柜，你要保重身子！”

孙老元说：

“我知道了，你回去吧。”

老冯却没有回去，憋了半天又说：

“老掌柜，我有话说。”

孙老元说：

“你说吧。”

老冯说：

“本来这话不该我说，可去年我家小猴子得了大病，多亏老掌柜给他找先生，才捡了一条小命！”

孙老元说：

“老冯，有话你说吧！”

老冯说：

“依我看，这次少东家被害，都怪佃户老西！”

孙毛旦急忙问：

“怎么怪老西，你发现他通匪了吗？”

老冯说：

“他通匪不通匪我不知道，但上次村里过土匪，少东家派他家烙二十张饼，他家只烙了十二张，把一帮土匪给得罪了。土匪还打了少东家一巴掌，说是回头算账，现在肯定是应到这上头了！”

孙老元和孙毛旦都想起来了，十一月村里是过过这么一帮土匪。这些人个头都很矮，操外路口音，为首的一个还掖着一把盒子。一到村里就让烙饼，孙村长派了饼，派到佃户老西家。老西家娘儿们不是东西，以为应付土匪像应付他家妯娌呢，能占些便宜就占些便

宜，于是只烙了十二张，个头还特别小，把一帮秃子土匪给惹恼了，跳起来打了孙村长一巴掌，说回头算账。老冯走后，孙毛旦对孙老元说：

“叔，不是老冯提醒，我还真把这事给忘了，现在看来是了！这个鸡巴老西，贪图一把面，害了我哥！这帮土匪一时找不着，可老西跑不了。我带几个人，先去把老西和老西娘儿们吊起来！”

孙老元又咳嗽一阵。咳嗽完说：

“不要吊老西。不会是因为老西一把面。”

孙毛旦说：

“怎么不是老西？正是因为一把面才把那帮土匪惹恼了！”

孙老元说：

“也不会是那帮土匪。你想想，那帮土匪都操外地口音，会因为几张饼专门回来勒人吗？”

孙毛旦想了想，也泄了气：

“按说是不会。可不是这帮土匪，又是谁呢？碰上个鸡巴老马，又不会破案，我哥算是白死了！”

孙老元挥了挥手说：

“行了，你回去吧，去把屎根叫来。”

八岁的孙屎根头上仍勒着白布，身上仍穿着孝衣，被一个丫头领进来，见孙老元叫了一声“爷爷”，就站在那里不动。孙老元问：

“屎根，你爹呢？”

孙屎根哭了几天，嗓子已经哭哑了，他哑着嗓子说：

“我爹死了！”

孙老元问：

“你爹怎么死的？”

孙屎根说：

“我爹被人勒死了！”

孙老元拍拍孙屎根的头说：

“好，好，去给你娘说，今晚跟爷爷睡吧！”

这天晚上，孙屎根就在孙老元脚头睡了。

二

半个月过去，大年初二串亲戚，小老婆她爹突然出现了。

小老婆她爹叫锅三，后脑勺绑着一根小辫。过去他是孙家的佃户，现在是镇上一个饭铺的铺主。他来到孙家，先将小毛驴拴到门外一棵槐树上，从驴鞍上卸下一个小吊袋，小吊袋里装着十几个烧饼，他抄着烧饼往里走，迎面碰上孙毛旦。孙毛旦戴着墨镜，手抄一根马鞭，正要骑马去串亲。他见到锅三，倒先吃一惊，用身子堵住他：

“咦，这不是锅三吗？”

锅三就怕孙毛旦。过去他给孙家当佃户时，孙毛旦到他家去收租，一马鞭下去，就抽死一只正跑的鸡。他双手垂下说：

“少东家！”

孙毛旦问：

“听说你现在开饭铺了，卖面条还是卖烧饼？”

锅三答：

“卖面条，也卖烧饼。”

孙毛旦问：

“面条多少钱一碗？”

锅三答：

“面条两百块一碗。”

孙毛旦问：

“烧饼呢？”

锅三答：

“烧饼一百五一个。”

孙毛旦说：

“不错不错，卖面条还卖烧饼，是个人物了，要不你架子大，今天你干什么来了？”

锅三答：

“我来看看老掌柜！”

孙毛旦用马鞭指着他：

“早干什么去了，我哥死时，你连个面都不照，藏到哪个犄窝里去了？要不是我叔拦我，我早开导你去了！你等着吧，哪天我带几个人去吃面条，叫你发一笔大财！”

说完，蹬鞍上马，走了。锅三吓出一身汗，用袄袖去擦。接着抄烧饼往里走，被伙计领到正房，老掌柜孙老元对他还客气，让烟让水，这才缓过劲来。

锅三今年五十岁。过去他给孙家当佃户时，每到秋季，常到东家来送个瓜枣，有时还帮东家扬场。前年秋天，他把女儿锅小巧也带来了，让她给东家摘棉花。锅三虽然鼻涕流水的，女儿却出落得漂亮。棉花摘着摘着，就被少东家孙殿元看上了，要收她做小。锅三回家商量，一家人高兴得什么似的。锅小巧听说要到东家去，这不一下跳到福窝里了？一夜没有睡着。锅三娘儿们也很高兴，锅三不住地对娘儿们说：

“我说让小巧去摘棉花，你还不让去，看去值了不是！”

锅小巧说：

“爹，出嫁那天，你得给我打个镯子！”

锅三说：

“给你打个镯子！到那以后，人家是大户人家，不能像在咱家，要知老知少，不能乱吐唾沫！”

锅小巧有乱吐唾沫的毛病。

锅小巧嫁过来以后，多方面与少东家配合得不错，少东家孙殿

元很喜欢她，夜夜在她房里。后来知道她有乱吐唾沫的习惯，也不怪她，倒说：

“吐，你吐，吐完扫扫不就完了！”

锅小巧就放心在家吐唾沫。两年之中，除了挨过大老婆几回打，被拧过一回屁股，其余时间锅小巧都兴高采烈的。锅三也跟着沾光。先是少东家派车帮他拉盐，后来又帮他在镇上开了个小饭铺。一家几口，也能吃上净米白面。春节锅小巧去串亲，锅三还给锅小巧买了一只烧鸡。倒是锅小巧说：

“烧鸡有啥稀罕的？还不如给我买碗凉皮呢。”

锅三就给锅小巧又去买了一碗凉皮。

少东家突然被人勒死，锅小巧锅三都哭了。锅三杀了一只羊，准备到孙家好好祭奠祭奠。锅小巧也准备扑到孙殿元身上哭，披麻带孝守灵，送棺材到坟上。但孙家的伙伕老得不让她这么做。

在孙家院子里，锅小巧与伙伕老得处得不错。有一回老得从厨房偷了一块肉，放到裤腰里准备往家拿，被喂牲口的老冯发现了。老冯告发后，孙毛旦就把老得吊起来，准备打一顿鞭子，开除他回家。锅小巧在孙殿元跟前说了几句好话，老得就没有挨打，只扣了他半年工钱，也没有开除他。从此老得对锅小巧十分感激。锅小巧到厨房去，老得常给她切牛肉吃。孙殿元死的那天，锅小巧正准备在屋里换孝衣，老得把她叫到厨房说：

“少奶奶，现在少东家死了，你准备怎么办？”

锅小巧哭着说：

“人都死了，我还能怎么办？我要到窑里去哭他，给他守灵，送他到坟上！”

老得说：

“少奶奶，依我说，你哭哭可以，但灵就别守了，坟也别送了，赶紧收拾收拾包袱回家吧！”

锅小巧说：

“老得，少东家死了，我怎么能回家?!”

老得说：

“这话本来不该我说，可当初多亏少奶奶救我，我才给你说。按咱们这儿的的风俗，主家一死，你要守灵，送他上坟，就证明你要守寡。少奶奶，这寡咱可守不得!”

锅小巧说：

“少东家待我恁好，我怎么不为他守寡？按你说的，是让人骂我。你再这么说，我就对老掌柜说去!”

老得急得拍手：

“你看，你看，我知道你就不信我的话。少奶奶，我不是说你守不住寡，可你想想，少东家一死，你守寡是在哪里守寡？是在孙家；孙家以后谁当家？大老婆当家！儿子是人家的儿子，你一个老二，大老婆的脾气你还不知道？以后等着跟人家过日子了！有少东家在，她还敢拧你的屁股，没了少东家，她不把你给吃了！别的咱不知道，没看过戏？皇帝佬一死，正宫就把妃子的胳膊腿给剁了！你还想守灵送坟，你赶紧回娘家吧，你等着人家剁你的胳膊腿吗?”

老得这么一说，锅小巧害怕了。大老婆的厉害她知道。剁不剁胳膊腿她不知道，拧她打她的滋味她尝过。一次大老婆拧过她还说：

“别以为靠上硬主了，你等着，总有一天我用烙铁把你的×烙熟它!”

可锅小巧又说：

“我不怕，还有老掌柜呢!”

老得拍着巴掌说：

“说你糊涂，你真是糊涂，老掌柜五十多的人了，还能活几天？早晚是人家的天下，你快收拾包袱回家吧!”

锅小巧越听越怕，就照老得说的，只到土窑里看了孙村长一眼，就赶紧跑回来收拾包袱回了娘家。

回到娘家，给娘家一说，大家都唉声叹气一阵，就让女儿住下。

孙村长出殡那天，锅三还准备带羊肉去祭奠，锅三老婆说：

“不祭他个龟孙也罢，人都死了，还祭他干什么！让他家剁俺闺女的胳膊腿吗？”

于是就没有来祭。可孙家哪里知道这些，当时孙毛旦还要带人去开导他呢。刚才见面，又要到他家饭铺去吃面条。锅三吓出一身汗。真是和大户人家不要结亲。倒是老掌柜孙老元态度依然温和，让锅三松了一口气。老掌柜吸着水烟说：

“亲家这一阵可忙？好长时间没见到你了！”

一说“好长时间没见到”，锅三又吓了一跳。老掌柜也记着那档子事呢。人家叫一句“亲家”，可锅三哪里敢以“亲家”自居，忙站起来答话说：

“忙什么忙，小门小户，忙也就是瞎忙。现在刚过罢年，我烤了一炉烧饼，给老掌柜送来尝尝鲜！”

孙老元说：

“烧饼我倒是爱吃，可现在老了，嚼不动了！”

等倒茶的伙计出去，屋里就剩他们两个人了。锅三又朝前靠靠小声说：

“老掌柜，今天我不是给你送烧饼来了！”

孙老元睁开眼睛：

“那你干什么来了？”

锅三说：

“老掌柜，我来向你报信，我知道是谁害死了少东家！”

“啊！”

孙老元“霍”地站了起来，逼到锅三跟前：

“你知道谁害死了殿元？”

锅三说：

“我知道！”

孙老元问：

“是谁？”

锅三说：

“是一个外路枪手！”

孙老元说：

“外路枪手？我家没得罪外路人哪！该不是那帮外路土匪吧？”

锅三说：

“不是土匪，是单个的，一个很高很高的大个，一脸疙瘩！”

孙老元问：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锅三说：

“我也是碰巧遇上。那天晚上，我刚要上店门，来了一个外路人，让给他炒菜打酒喝。我让娘儿们给他炒菜，就到后边喂牲口去了。过了两个时辰，外边吵嚷起来。我赶忙披衣服到前面，原来那外路人喝醉了，在拍着桌子骂人。你知道他骂什么？他说马村的主家真不像话，一条人命，只给了三十块大洋，我不跟他拉倒……骂了一阵，忽然不骂了，推开店门走了。当时我没在意，可过后一想，马村的人命，这不是指少东家吗？你们村最近又没有死什么人！我左思右想不对，得来向你报信。当初少东家在世时，对我家没少照应……”

孙老元打断他的话：

“那个大个呢？”

锅三拍着手说：

“走了，当时我也没留意，让他走了！”

孙老元叹了一口气。停了一会儿，孙老元又问：

“你没听到他说，是谁雇的他？”

锅三说：

“没听到他说，只说是马村的主家，马村不就是你们村吗？老掌柜，我在你们村可是不熟！”

孙老元摆摆手，不让锅三说话，自己坐在椅子上想。想了半天，

突然拍了一下桌子。他一拍桌子不要紧，桌上的茶碗全翻了，茶汤流了一地。桌子上还卧着一只正在睡觉的老猫，老猫醒来，乍起毛要发怒，但看见孙老元也在发怒，它就不怒了，悄没声溜下桌子，跑了。

锅三问：

“老掌柜，你想起来了？”

孙老元说：

“必定是他！必定是他！”

锅三问：

“是谁个王八蛋，敢害死少东家？”

这时孙老元又坐在了椅子上，吸上了水烟。吸了半天，说：

“亲家，这事就到这里吧！事情过去快一个月了，咱们都别想它了！出了这个门，你就当没说过这话！”

锅三不明白孙老元的意思，但看着孙老元的脸色很可怕，也只好点点头。可锅三又说：

“毛旦少东家还想找我的事呢，说哪天去吃面条。他那个脾气，老掌柜你得劝劝他！”

孙老元说：

“好，我劝劝他。”

吃过午饭，锅三就骑着毛驴回去了。

晚上，孙毛旦也骑马串亲回来。进正房给叔叔请安，看到孙老元在屋里正来回走，就提着马鞭站在屋门外没进去。等到孙老元看到他，孙老元停住脚步说：

“好，毛旦你回来了，毛旦你回来了，你小子是有种的人吗？”

孙毛旦不明白孙老元的意思，眨着眼问：

“叔，你怎么了？”

孙老元拍着巴掌说：

“毛旦毛旦，杀死殿元的人找到了！”